

上篇

思想家们的焦虑

资本主义社会，或按作者的说法，市场化社会，从它萌芽之日起（大约 16 世纪）迄至近现代，对它进行批评、抗议、抨击的声音就从来不曾中断过。资本主义文明（市场化社会）也就一直在这种不断抗议和抨击声的陪伴中萌芽、成长、壮大、衰老、垂死（是否到了垂死呢？容后面再讨论）。在发出这种声音的历代西方思想家中，著名的有最早 16 世纪的人文主义者，《乌托邦》的作者莫尔；《太阳城》的作者康帕内拉；有十七八世纪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其中最著名的有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等；有集社会主义理想之大成，最后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体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20 世纪上叶又兴起了费边社会主义和福利社会主义；在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则有种种非理性主义者、虚无主义者、存在主义者、精神分析学者、人本主义心理学者等等，其中著名的有克尔恺郭尔、尼采、雅斯贝斯、海德格尔、萨特、加缪、蒂利希、弗洛伊德、荣格、弗洛姆等等。

作为历史的声音，仅举这几位思想家显然不足为凭，但按照笔者的理论，这几位则大致可以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

在笔者看来，市场化社会的批评者总的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理性主义者，另一类为非理性主义者。在非理性主义者之中，又分形而上学（哲学）者和精神分析学者以及人本主义心理学者。

一般而言，对市场化社会持批评态度的理性主义者更关注社会

的物质现实，对人类的物质文化生活中种种不公正、不平等的悲惨现状表现出了人道主义的关切，而且对人类的历史趋向或多或少抱有乐观的态度，尤其对科学技术的进步怀有无限深情的期望。自从16世纪以来，几乎与市场化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进程始终并行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即是这种理性主义者的主要代表。

非理性主义者是对市场化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既存‘理性’的抗议者。比较持批评态度的理性主义者而言，他们更关注人类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而且对人类历史的趋向更表现出悲观的倾向。对于科学技术的物质的理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在人世间日甚一日的垄断态势，他们显得特别忧虑。他们往往更求诸宗教、艺术、美学，以及人类存在的意义价值的重估和重新创造。近代的悲观主义、惟意志主义、虚无主义、存在主义的哲学家们即是这方面的代表。

20世纪由弗洛伊德开创并兴起的精神分析学派的思想家们和部分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们为近代以来人类精神性的丧失提供了最初的潜意识研究的重要的基础，他们的思想成果为21世纪人学的兴起，作出了极有价值的理论性的铺垫。

第一章

“狼来了”

从前，有一个牧童在村外野地里放羊，突然心血来潮，他大声呼叫：“狼来了”。村民们闻声，纷纷手持武器赶来。谁知竟是一场闹剧。可以想见当时人们极其恼怒的情景。……可是，终于有一天，狼真的来了，他即使拼命喊破了嗓子：“狼来了”，却再也没有人来救他。他和他的羊都被狼咬死了。这是一个人们非常熟悉的老童话故事。

自从近 300 年资本主义文明，或者按笔者的说法，市场化社会在欧洲兴起以来，在西方就不断有敏感的思想家出来频频预告：“狼来了”：

“羊吃人”、“上帝死了”、“西方的没落”、“资本主义正在培育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社会正在无止境地向着贫富两极分化”、“人的地狱是他人”、“人是完蛋了”、“人生是荒谬”、“人生就是焦虑、烦闷、痛苦、绝望……”“理性思维是对非理性行为的辩护、文饰”“世风日下，道德沦丧”……

虽然西方思想家们的声音一开始确实也曾引起过世人的警觉和关切，而且还曾引起了相应的群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抗议的呼声，甚至革命的运动，然而，市场化、工业化、科学化、现代化汹涌的大潮，随着它给人类带来的不断递增的物质利益，其势头不仅不曾稍减，而且日盛一日，铺天盖地向着整个地球席卷而来。终于淹没

了所有这一切。迄至今日，西方思想家们的声音已不再引起人们普遍严重的关切了。

固然，西方思想家们的敏感的预告不能类比为上述故事中有意骗人的“牧童”的胡闹，但他们的关于“狼来了”的预言也似乎并不完全符实。300年来，资本主义文化、市场化，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举世瞩目的进步，明显带来了西方世界物质文明生产和生活的极大丰富。与其他非西方和非资本主义世界相比，它们显然更先进、更强大、更富裕、更令人羡慕。直到今天进入 21 世纪，市场化社会的大潮终于把地球东方最后一大片古老传统的陆地也占领了，全世界的人类都在“现代化”（其实是市场化）的喧嚣声中奋力图存。

“现代化”之后的社会一定是人类的福地么？市场化社会取代传统的官场化社会就是人类的理性主义所能达到的最后终极么？已经“现代化”了的西方社会留给了全人类什么样的榜样和教训呢？

对于官场化社会中的权力来说，阿克顿勋爵所言是非常精辟的：“权力即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对于市场化社会中的金钱、货币来说，劣币驱逐良币，劣币即膨胀，绝对的劣币绝对的膨胀。

无论权力还是金钱（货币），都倾向于在社会的少数人之中集结，而且随着时日只会愈来愈甚。

劣币膨胀的现象，只要稍微有些人生阅历的人都明显可以体会到。在当今的世界，哪个国家的货币的绝对数字不是在明显膨胀呢？就以我们中国而论，30年前普通人的月工资是以十为单位计算的。笔者1966年大学毕业，拿到的工资是43.5元人民币；今天普通人的月工资则要以百为单位计算，工人的工资从每月200元到800元不等。很可能若干年后会有一天，人们的工资要用千元甚至万元为单位来计算，但它们可购买的实物则可能相差无几，甚至还可能比不上过去的小数字。美国人如何呢？现在他们的工资不是已经用“万”为单位来计算么，从前，他们的工资也曾经是用元、十、百、千为单位过来的。据报道，今天香港一位高级

对于官场化社会中的权力来说，阿克顿勋爵所言是非常精辟的：“权力即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对于市场化社会中的金钱、货币来说，劣币驱逐良币，劣币即膨胀，绝对的劣币绝对的膨胀。

无论权力还是金钱（货币）都倾向于在社会的少数人之中集结，而且随着时日只会愈来愈甚。

女秘书的月薪可以高达 3—4 万港元。人们为什么会用这么大的数字（万）来计算工资呢？他们过去不是都曾经用小数字单位的么？显然，市场化的历史形成了货币的绝对值向用天文学数字的方向进军的永不可遏之势。这难道不正是劣币驱赶良币的结果么？

我们再来看金钱货币在社会的少数人中集结的情况。就以当今最“现代化”的国家美国而论，今天占美国人口 1% 的最富有的人几乎拥有这个国家财富的 40% 比占美国人口 60% 的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拥有的财富还多。更重要的是，这种财富集结的势头还在不断增加。

1959 年，占美国人口 4% 的富有家庭所拥有的财富与占 35% 的最贫困家庭所拥有的财富相当。

1989 年，占美国人口 4% 的富有家庭所拥有的财富与占 51% 的最贫困家庭所拥有的财富相当。

1994 年，占美国人口 1% 的富有家庭的财富与占 60% 的最贫困家庭所拥有的财富相当。^①

再以以色列为例。以色列在过去的 5 年里经济增长了 34%，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失业率低于 8%，并仍在下降，出口旺盛，消费的增长也一天比一天明显，新开张的购物中心摆满了高级商品和各种进口物品。以色列人满有理由为他们的幸运感到欢欣。然而，在这个国家，伴随着 90 年代经济奇迹而来的却是普遍的悲叹：新的繁荣可能彻底冲走传统的犹太复国主义的价值观，甚至冲走犹太教的价值观。

以色列中央统计局最近公布的一份家庭收入调查报告指出了这一道德伦理问题。报告揭示：1994 年 10% 最富有家庭的收入是 10% 最贫穷家庭收入的 11.6 倍。仅在一年之内，贫富之间的差距就增加了 23.4%。耶路撒冷改革运动的主要成员拉比·尤里·雷杰夫说，收入差距的数字表明了这个国家已经离缔造以色列的先辈的设想有多远了，这种设想虽然不一定完全平等，但却是完全公正，至少是

① 见美国 1995 年 6 月 21 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说“对不幸的人要有同情心和关怀照顾”。特拉维夫郊外的一位农业合作社的成员阿亚·沙伦哀叹，过去5年中，人们的社区精神已经消失殆尽。“以前大家都关心别人，现在，意识形态淡化了，实利主义却加强了”。^①

我们今天的中国又如何呢？中国的市场化才刚刚只开了个头，而且还远远说不上充分，但财富在社会的少数人中集结的现象已经相当突出。

1995年，据中国报刊报道，全国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的高收入户有500多万户，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个人家庭资产在100万元以上的有100万户，约占全国总人口的0.4%。

据统计，占全国人口不到3%的高收入户的存款高达2900亿元人民币，占全国城乡居民存款总额的28%。^②

一位联合国代表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纪念之际发表的谈话中指出：“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世界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这种贫富悬殊加剧的现象不但表现在国与国之间，而且也反映在国家内部的富人与穷人之间……在全球范围内，占世界人口20%的富人却享受着世界财富的83%，而20%的穷人只分得世界财富的1.4%。”^③

不可否认，社会的市场化调动起了社会中几乎一切人的竞争活力，也确实给社会带来了物质文化的繁荣和丰富。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市场化社会中科技创造力的突飞猛进，以及社会人口平均寿命的普遍增长。

就全人类的社会发展来说，在当今的地球上，恐怕没有哪个地区和国家有可能避开得了市场化社会的历史阶段。发达的信息传播媒介煽起了人们所固有的一切欲望之火。在进入21世纪之际，闭关自守、封锁信息的任何传统的官场化社会都不得不做好向世界市

① 见1995年8月10日英国《卫报》。

② 见1995年7月5日《信息与决策》。

③ 见1995年8月15日《中国经济时报》。

场化大潮靠拢和自我变迁的准备。

但是，流行的“现代化”并没有为人类带来人们所梦寐以求的人间天堂，丰富的物质文化的后面实际上大量隐藏着令人恐惧的祸因和杀机。前面讲过的人间贫富尖锐的两极分化、社会财富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情景，仅仅是一种在财富数量上对人际关系的部分统计观察，更严峻的其他统计观察尚有人口爆炸性的增长、矿产资源、能源的不可逆转的浪费性的耗散、可耕地面积和水资源的锐减、地球总体生态的严重破坏……所有这一切，在现时的不少报纸、刊物中常有报道。人类不是更有理由盲目乐观，而是相反，更有理由为未来的人类担忧，更有理由为他们着想，不要不负责任地给他们留下无穷无尽的灾难。

面对 21 世纪这新的千年世纪的来临，一阵阵难以名状的忧愤和危机感袭入心头。近 300 年来，西方历代思想家们的忧虑是千真万确的，也是极其合乎人道的，只不过市场化大潮的大善大恶，他们更敏感于其中的大恶。他们敏感的心灵，在大恶初露甚或未露于人世之际，便促使他们大喊大叫。盲目迟钝、麻木不仁的人们，只有在身陷巨大灾难的时候，才会回想起大喊大叫的思想家们的高贵的身影和声音。

我虽不才，然而已坐卧不宁。贫乏于物质固然，困顿于情感更甚。纵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受天下人的冷眼，我仍要高喊：“狼来了”。

实际上，真正的“狼”并不是什么“人口爆炸”、“能源匮乏”、“耕地丧失”、“生态破坏”之类，这些只不过是“狼”们造成的部分恶果。真正的“狼”是全人类近世以来愈来愈向其复归的人性原恶，是全人类的普遍的良知、良能、良心的败坏，及其不可遏止的全面的趋于死亡，是人类的精神性一点一滴的丧失。而到了 21 世纪，它们只会更加速趋于彻底的崩溃。

300 年来，人类愈来愈发达的科学技术，已经造成了一个绝对超凌于已往数千万年的人类物质世界。天灾的肆虐已不能动摇现今人类的骄狂和傲慢。然而，面对地球上愈来愈甚的人祸，面对人类

自己给自己造成的巨大的厄运，人们已不能不强迫自己清醒地痛加反省。

“狼来了”；“狼”即在人类自己的心中；“狼”把人类的心（精神性）一点一滴地吃了。步入新的世纪；“狼”们已加快了吃人“心”的速度，人类的“心”（精神性）已差不多所剩无几了。

“狼来了”；“狼”
即在人类自己的心
中；“狼”把人类的
心（精神性）一点一
滴地吃了。

第二章

尼采——历史的界碑

在近代对市场化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持批判态度的历代思想家中，德国哲学家、诗人、艺术批评家、美学家、惟意志论者、虚无主义者、非理性主义者，最后是精神病患者的尼采（1844—1900）可以成为一座界碑。“在尼采之前，所有论述人是历史产物的主张，都将人类历史描绘成这样或那样方式的进步。在尼采之后，描述我们历史的典型公式变成了‘西方的没落’。”^①

一切关于“进步”与“没落”的观念的关键，都在于对科学技术以及科学主义世界观的评价。

著名德国犹太社会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在其《作为职业的科学》的论文中，有一段精彩的论述：“总而言之，虽然素朴的乐观主义或许会赞美科学——即建筑在科学基础上的驾驭人类生活的技术，把科学视为引导人类走向幸福的道路，但是我相信，经由尼采对‘发现幸福’的‘最后庸人’所进行的毁灭性批判之后，我们已经可以把这整个问题置于一边了。很显然，除了在大学的论坛上或编辑部里的几个头脑天真的‘大小孩’以外，还有谁会相信这些对科学的赞美呢？”^②韦伯本人也受了尼采的影响，这促使他把对社会发展动力的探索转向了人类精神的宗教领域。

尼采认为，近代不断获得成功的理性无法支配文化和精神。现

一切关于“进步”与“没落”的观念的关键，都在于对科学技术以及科学主义世界观的评价。

^① 《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208页。

^② 《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206页。

存的一切理论无论如何不能自圆其说。更严重的是 既存的理性傲慢地支配人类的一切 其后果愈来愈令人不能忍受 这构成了西方危机的总根。因为在西方 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将所有的体制都建立在既成理性的基础之上。

尼采考察了当时德国的、传统基督教的、古代希伯来的和古希腊黄金时代的信仰和习惯道德的来龙去脉，他认为，它们全都没有建立在“客观真理”的基础之上，而且，它们无论谁都绝对没有发现“真理”的途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一切都是虚假的，没有意义的。所有的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人们所作出的文饰的解释。只因为这种解释对维持和提高一个民族的生活是有益的，所以它们才显示出它们的价值。而当尼采用“铁锤”来进行哲学研究时 他发现 与他同时代的欧洲和德国的哲学家们 依然只在进行文饰，糟糕的是他们还不如古代的思想家。他们所作的“理性”的文饰，不仅不能有助于欧洲人和德国人的生活，而且反而使生活显得荒谬愚蠢。他谴责他们把“理性”塑造成了一具具僵死的偶像。因此，他要摧毁一切偶像，以及它们所依据的一切前提。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一书中把崇尚“理性”的哲学家们一概贬为哲学匠人 他们中一些人虽然颇有成就 如康德、黑格尔，但他们不是尼采心中的真正的哲学家。在尼采看来，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必须首先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批评家、怀疑家，必须具有自由的精神“，以便融会贯通人类价值和价值情感 进而能够用各种不同的眼光和良心从高处向每一个距离、从深处向每一个高度、从一个角落向每一个浩瀚无际的领域去进行观察。”^①真正的哲学家将发现，他自己总是反对他那个时代的流行价值，而创造出新的价值。尼采形容真正的哲学家是“运用小刀对他们时代的美德本身的胸膛进行解剖”，^②

有基于此 尼采不能不问：“今天有这样的哲学家吗 曾经有

^① 《理想的冲突》 商务印书馆，1983，第190页。

同上。

过这样的哲学家吗？难道不应该有这样的哲学家吗？”^①。显然，尼采自认为是这样的哲学家。他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舍我其谁”的古今罕有的强烈的自负精神特立独行于世。

尼采认为，市场化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美德即是传统基督教的奴隶道德的平庸，是顺从于芸芸众生的平凡、庸俗和畜群般的生活，以及维护和鼓吹这种生活的偶像化的“理性”。尼采虽然不完全否定代表理性的日神精神，但他更赞美代表非理性的激情和献身的酒神精神。

尼采发现，维护了西方人上千年信仰和道德基础的基督教上帝已经灭亡了。随着上帝的灭亡，西方人心中永恒不变的真理也不复存在了。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人类自己更高的了，人类获得了空前的灵魂的自由。这也恰恰使这个时代成了一切人都变得俗不可耐、变得毫无价值的危机时代。尼采不能想象，失去了上帝、失去了信仰精神的人的世界，将会是多么令人恐惧的世界。因此，他提出“重估一切价值”提出到人性的、过于人性的人之外去寻找“超人”来求解当前危机问题的答案。

尼采在《愉快的智慧》一书中，用一个在市场上寻找上帝的疯子的寓言来表达这种折磨他的神经的思想。这个疯子在上帝不见了的问题上，比市场上所有那些自认为有理性、有清醒的算计头脑的人们，都更有深刻的洞见。疯子喊道：“上帝到哪儿去了？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你们和我——已经把他杀死了。我们大家都是杀他的凶手。”关于这种理由，疯子诉诸科学理性的进步，诉诸人们的麻木不仁和冷酷无情。上帝死了，从此这个地球上的基督教世界观的基础也彻底动摇了：“当我们把这个地球从它的恒星中释放出来的时候，我们是怎样做的呢？它现在向哪儿运动呢？我们现在向哪儿运动呢？离开所有的恒星吗？我们不会继续掉下去吗？向后面、向侧面、向前面还是向所有的方面呢？还有可上可下之处吗？在通过无限的虚无时我们不会迷失方向吗？……上帝灭亡了。上帝

^① 《理想的冲突》，商务印书馆，1983，第190页。

不会复生。我们已经把他杀死了。我们这些最大的凶手 将何以安慰自己呢 世界上所拥有的一切东西中最神圣和最强有力的上帝已经在我们的屠刀下流血而死了。……我们必须发明出什么样的赎罪节日和神圣的游戏呢？这个重大的行动对于我们不是太重大了吗？”^①疯子自叹没来得及预告，因为事实上是人们自己动手把上帝屠杀了，而我们自己还茫无所知。

尼采把人类摆脱危机的希望投注于具有“强力意志”的“超人”^②，超人”是能够克服人类本性、超越人类本性 以及以其出类拔萃的能力重新为人类创立新价值的人们。在尼采的心目中 只有少数天才的艺术家、圣徒、哲学家、科学家是这种人 但尼采也曾错误地把拿破仑、凯撒·波尔查^③视为这种人的典范。

疯子自叹没来得及预告，因为事实上是人们自己动手把上帝屠杀了，而我们自己还茫无所知。

对于有志于成为“超人”的人 尼采劝人们击碎一切偶像。他要人们遵从古希腊德尔菲神谕：“认识你自己”。他借先知查拉图斯特拉的话告诫人们：“你们说，你们信仰查拉图斯特拉，但是，这于查拉图斯特拉有什么关系？你们是我的信徒，但是这于一切信徒有什么关系？你们还不曾找寻自己，你们只找到了我。一切的信徒都是如此；所以一切的信徒都不值什么。现在我命令你们，忘找了我而找寻你们自己，我等到你们都背叛了我的时候，我再回到你们这里来。”^④

他以伟大的先知之眼，在人类巨大的危机尚未到来之前便敏感了它，并从而发出了令后人震惊、敬服的警告之声。

在笔者看来 尼采的思想之所以令人震撼 之所以伟大 不在于他为近代人类文化真正有了多少建设性的伟大成就 而是他以伟大的先知之眼 在人类巨大的危机尚未到来之前便敏感了它 并从而发出了令后人震惊、敬服的警告之声。然而尼采生前并没有收到这种令人瞩目的殊荣 只是在死后才为人们所注意。雅斯贝斯曾经指出：“尼采一生的主要特点是他脱出常规的生存。他没有现实的生计，没有职业，没有生活圈子。他不结婚，不招门徒和弟子，

《理想的冲突》商务印书馆，1983，第198页。

② 凯撒·波尔查（1475—1507），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典型的专制者。

③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第92页。

在人间不营造自己的事务领域。他离井背乡，到处流浪，似乎在寻找他一直未曾找到的什么。然而，这种脱出常规的生存本身就是本质的东西，是尼采哲学活动的全部方式。”^①

尼采以其自身极其倾斜的精神性 倾斜于反理性的精神性 尖锐地敏感到了人间另一种过分到了僵化状态的理性主义的倾斜的精神性的危害，敏感到了人间信仰精神的一点一滴的消亡。他用他的著名的“上帝死了”的喊叫震撼着人们的心。

尼采以天才的“疯狂”来衬托世人平庸的“正常”。在人间，那种貌似公允、谐谑、恬淡，其实是超然冷漠、伪善、荒谬的“正常”，正在把一切天才逼向平庸，逼向疯狂。天才的命运不是走向平庸，即是变成疯子。荷尔德林疯了，凡·高疯了。最后，尼采自己也疯了。

尼采鄙视世上的“学者”。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书中《学者》一节，他视“学者”天性扭曲，冷漠，无创造性，如“磨盘”和“杵臼”，只会咀嚼别人的思想，而真正的哲学家天性健康，爱自由和新鲜土地上的空气，富有创造性。“学者”中的许多人一辈子做权势者的文奴。尼采轻蔑地说：“即使我走着错路，我也走在他们的头顶上面。”这样的“学者”靠自欺欺人的幻想活着，却把试图打破幻想的人视为仇敌。权势者为了维护政治，更是极力推行愚民政策，培植民众的迷信和盲目崇拜，而对敢于向愚民政策、向迷信和盲目崇拜挑战的天才的思想家则大行杀伐。在《战争与战士》一节，尼采鼓励人们“为你们的思想而战”。可以理解，凡是在扼杀天才最甚的任何地方，尼采的思想都会受到人们的青睐。中国近代的王国维、鲁迅、郭沫若等人就都曾是尼采思想的响应者。刘半农先生还甚至称鲁迅为中国的尼采。鲁迅的“救救孩子”的呐喊至今仍是孤独的绝响。

尼采视思想的深刻与感受的痛苦同在。一个人洞察自己和时代的深度，是与他所受痛苦的强度成正比的。不遵从流俗的人必然独

尼采以天才的“疯狂”来衬托世人平庸的“正常”。

尼采鄙视世上的“学者”。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书中《学者》一节他视“学者”天性扭曲 冷漠 无创造性 如“磨盘”和“杵臼” 只会咀嚼别人的思想，而真正的哲学家天性健康，爱自由和新鲜土地上的空气，富有创造性。

① 《20世纪西方哲学名著导读》，湖南出版社，1991，第21页。

自受折磨 并且这种折磨连同他在心理上察觉到别人所戴有的假面具 使他与世人隔绝开来。为此 尼采简直以孤独为美德：“因为孤独作为对纯洁性的崇高的爱好和渴望，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美德 这种纯洁性认为人与人之间 社会上 的一切接触总是陷入不可避免的非纯洁性之中。整个社会总是使人以某种方式 在某地 某时变成平庸”^①，而相反，一个人的“高尚的标志是：决不想把我们应尽的义务降低为每一个人应尽的义务；不愿把自己的责任委之别人 也不愿别人分担 既考虑到自己的特权 同时也考虑到在自己应尽的义务中来行使这些特权”。^②

尼采的反理性主义几乎到了使之与理性所欲达到的一切目标为敌的地步：“一切关于一 和全 和不动 和充足 和不灭的箴言 我都说它是恶 是仇恨人类”他要“是人所非 非人所是”。这也就显示了尼采思想的失当之处。我们知道，迄今为止，近代西方文明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可以说基本上就等于是近代西方人类理性主义的成功（后面我们会讨论到人类的理性与人类的本质和精神性共同构成完整集合的人性）而人类的理性在近代最重要的双胞胎产儿，即科学与民主。尼采对科学的态度，固然还未达到明显完全的否认，但他对于民主的看法，显然是鄙视的。尼采赞美高贵，鄙视平庸，视“人类命运的主人”不过是“市场上的苍蝇”，而“时代的主人”只知从事于“蝼蚁的纷争”。尼采以拿破仑、凯撒·波尔查为“超人”的典型，他又把人类未来的希望付之于诸如此类的“超人”。他的反民主的倾向的确相当明显。无怪后人对尼采思想的历史评价相当矛盾。纳粹德国的宣传机器也俨然把尼采看作是法西斯思想的先驱 把尼采的具有‘权力意志’的“超人”看作是雅利安人、日耳曼人、德意志人的世界权力的启示。此外，尼采的思想连同后来的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哲学一道，也为西方 20 世纪强烈的个人主义思潮起到了有害的推波助澜的作

① 《理想的冲突》第 197 页。

② 同上，第 196 页。

用。

有基于此，我不认为尼采是一位伟大的建设性的思想家，但毋庸置疑，尼采的确是一位伟大的先知型的思想家。他强烈地预告了人类精神在 20 世纪的严重的失落和崩溃，虽然他也同时在鼓吹人的个体性的方面加速扩大了西方人精神的失落和崩溃。后面我们会讲到，理性主义的盲目的扩张摧毁了西方人基督教信仰的精神基础，而个人主义的荒谬的无限扩张则彻底摧毁了西方人爱人精神的最后一点希望。

“理性”是什么呢？“理性”是对人类本性进行必要的抑制的重要武库，是剥夺和改造自然的工具，是社会中人争权夺利的技巧，是算计效益的才智，是伪善诈取的骗术。无论“科学”、“民主”在人类社会中所具有的工具性价值有多么巨大，毕竟人类仅靠理性或求知的人性精神是不够的，也将永远无法完善人性自身。不仅如此，到了 21 世纪，以及更后的未来，还会给全人类召来难以避免、甚至不可避免的巨大的灾难。

第三章

尼采之后的社会悲观主义

尼采是近代西方人类反理性主义思潮的第一面大旗 是西方第一个把批判的矛头同时指向古希腊哲学的理性主义和古希伯来犹太一基督教信仰的理性主义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大师。说得更明确一点，尼采是近代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位彻底反西方理性主义传统者，是第一位反对西方传统的神学、反对西方传统的哲学 而直觉地吁求全人类人学的伟大的先知者 虽然尼采并不是一位伟大的人学的建设者。

关于这一论断，本书会陆续证明。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尼采对于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尼采本人也因此而成了西方近代思想历程中的一座指示重大转折的界碑。

近代德国是西方理性主义理论思维的最重要的策源地之一。伟大的理性主义哲学大师康德带给了近代德国人日后长盛不衰的人类理论之乡的光荣。从康德开始，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叔本华、马克思、狄尔泰、尼采、弗洛伊德、胡塞尔、马克斯·韦伯、爱因斯坦、雅斯贝斯、海德格尔……其中的任何一位都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思想大师。近代德国不仅是人类 包括西方和东方 理性主义哲学思想最后和最大的策源地 其中的黑格尔和马克思又是理性主义思想大师中最后的巨擘 而且近代德国也是人类反理性主义思潮的最大的策源地 其中叔本华、尼采 尤其是尼采 则是反理性主义思想的巨擘。

美国作家艾伦·布鲁姆认为尼采是“有史以来第一位批判苏格拉底的哲学家。因为在尼采看来，苏格拉底的生活并不是哲学典范，而是缺乏一切神圣意识的堕落思想和古怪生活。悲剧性的生活才是庄严的生活，而苏格拉底却竭力使之净化。尼采这位新哲学家是诗人的盟友，是他们的救主，哲学自身就是最高级的诗赋。与此相反，传统形式的哲学（指一切形式的理性主义的哲学——引者则力求摆脱神话形式，力求解除神秘的奇迹。它不理解神圣之物，却借助于解除那个神圣世界的魅力，泯灭深邃的人性。它把我们导向了虚空。传统哲学在其追索的尽头发现了空无状态，启示了新哲学家尼采。他相信，为了构造丰富的世界，创造神话必须成为他思考的中心”。^①与其说尼采要在人世间创造神话，不如更正确地说，他要在人性中发现神性、精神性或弗洛伊德所谓的“超我”）他要打破一切人对相对的、实用的、平庸的、世俗的“理性”的迷恋，他要高举人性中“神性”的大旗，带领人们冲出不可忍受的庸人们用科学的利器互相折磨的人间地狱。

在尼采看来，苏格拉底以来的西方哲学一直怀抱一种深刻的妄念，“认为思想循着因果律的线索可以直达存在至深的深渊，还认为思想不仅能够认识存在，而且能够修正存在。这一崇高的形而上学妄念成了科学的本能，引导科学不断走向自己的极限，到了这极限，科学必定突变为艺术——原来艺术就是这一力学过程所要达到的目的。”^②

“科学受它的强烈妄念的鼓舞，毫不停留地奔赴它的极限，它的隐藏在逻辑本质中的乐观主义在这极限上触礁崩溃了。这时便有一种新型的认识脱颖而出，即悲剧的认识，仅仅为了能够忍受，它也需要艺术的保护和治疗。我们就会发现，苏格拉底所鲜明体现的那种贪得无厌的乐观主义求知欲，已经突变为悲剧的绝望和艺术的渴望。”^③科学“自命的普遍的有效性被……证明业已破灭”，^④这为人类中悲剧的再生带来希望，并随之产生悲剧的文化。“这种文化

① 《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222页。

《悲剧的诞生》 三联书店，1986，第63页。

③ 《悲剧的诞生》 三联书店，1986，第65页。

《悲剧的诞生》 三联书店，1986，第73页。